

曾在华南海鲜市场打工，荆州第一例治愈者口述：我是幸运的

每人作者 人物 3天前



截至1月30日10点03分，中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确诊病例突破7000例，达到7736例，疑似病例12167例，死亡170例，治愈出院124例。

据报道，在武汉封城之前，有500万人离开了这座城市。位于武汉西南部、曾是湖北第二大城市的荆州市，成为湖北省承接离汉人口最多的城市之一，仅次于黄冈和孝感。截至1月29日24时，这座拥有641万人口的城市确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151例，死亡3例，治愈1例，荆州版「小汤山」医院已投入使用。

在严峻的疫情面前，希望是珍贵的。《人物》记者采访到了荆州市第一例、也是目前唯一一例治愈的患者王平和他的接诊医生、荆州市胸科医院感染科主任刘昌华。王平46岁，在武汉华南海鲜市场工作了四年，感染病毒之后，他一度濒临极其危险的处境。从他的讲述里，我们可以看到，他没有遭遇确诊的艰难、湖北医疗系统的过载，在大部分人对这场大疫的警觉还未被唤醒时，得到了恰当的诊断和不计成本的治疗，他是幸运的。

文 | 张月

编辑 | 槐杨

荆州市首例治愈出院患者王平的口述

我是在武汉华南海鲜市场关停那天（1月1日）感觉到症状的，觉得浑身有点疼。那天上午我还在工作，海鲜市场关了就跟着老板去汉口的另外一家海鲜市场「四季美市场」卖鱼，下午就觉得不舒服，以为是感冒，去一家小诊所里打了针，第二天继续去上班。

过了两天就觉得胸闷，开始发烧，烧到38度5，还是去小诊所打退烧针，打一针体温下去点儿，

降到37度多，但过半天又会烧起来。

1月4号，我看新闻上说华南海鲜市场有很多人都得了那个新型冠状病毒肺炎，被送到金银潭医院了，我有点担心自己，就去武汉红十字会医院（第十一医院）做了个检查，抽血，给肺部照了个片子，医生看完片子，说我没有那个新型病毒的迹象。他们也没问我在华南海鲜市场的工作经历，那个时候大家都不重视这个事，哪个知道会这么严重？武汉也只是把海鲜市场封了。

医院说我没事，我就走了，上午去市场正常上班，下午就继续在小诊所里输液。输了一天还是没好，1月6号我就换了一家诊所。那个医生给我打了两针，但我当时已经高烧39度了，我就说，你这个针没有用。他问我的症状，我说胸闷、高烧，他说我跟金银潭医院里那些得肺炎的差不多，我说我做了检查，把片子给他看，他也说，从片子上看，我不是那个症状，但他觉得我可能是另外一种病毒，建议我回老家荆州看，还可以报销。

1月7号下午两点半，我就到了荆州市胸科医院，直接跟他们说，我是华南海鲜市场出来的。那个戴口罩的医生一听就很惊讶，马上就去穿衣服（隔离服），十几分钟之后就把我隔离了，关在一个房间里。

因为我是荆州第一个病例，整个医院都很惊讶，也非常重视。后来护士跟我说，7号晚上市卫健委就组织专家来研究我这个病。他们给我做检查，CT，抽血，该做的、能做的，都做了。那天晚上一点钟吧，医生说，认为我是新型冠状病毒肺炎。

护士劝我不要紧张，放松就好弄。其实我不紧张，我已经得了这个病了，还紧张什么呢？我一个打工的农民，治好了就治好了，没治好，我又不是个什么人物，治死了也就治死了，能怎么搞呢？

我后来想，得这个病可能是因为我在华南海鲜市场工作的时候没有戴口罩。我在那边工作四年，一开始是卖菜，后来帮别人搬运海鲜，主要是鲑鱼和鲈鱼，每天凌晨三点开始工作，把货车运到市场门口的海鲜搬到摊位上，分拣鱼类，一直到上午十点钟结束，每个月大概有五千块的收入。

我们那个市场卫生状况不是蛮好，一走进去，里面的气味就挺大，一种说不上来的味道。我在里面工作那么长时间根本就没戴过口罩，干活的哪能戴？

市场里卖野味的有二十多家，集中在一条通道上，蛇都是堆在门口卖，还有杀了的鸡鸭也摆在门口卖，地上都是油，一走就带起来了，我们基本不走那条道，怕滑倒。

当时我觉得我是运气不好，跟我一起干的人都没事，啥症状都没有。我一个亲戚在市场里待了一个星期，他没事，就我一个人有事。

在荆州市胸科医院，我进了隔离病房之后就没有出来，待了整整21天。就每天抽血、化验、量体温、输液，具体用了哪些药我也不知道，反正早上做完检查后，就开始吊水（输液），每天吊十多瓶，从早上吊到晚上两点钟。

一开始病情不断加重，我就感觉呼吸困难，烧到了39度。这个病毒把人整得太狠，头五六年根本没法下床，人都是恍恍惚惚的，一点力气都没有，连拿个手机都没劲，也吃不下饭，大小便都在床上。病区里三个护士轮流照顾我，我很感激她们。按我们土话说，我就是个定时炸弹，除了医生护士他们，哪还有人接触我，接触我就要被感染。

好在我没有什么其他疾病，只是感染了这个病毒，在重症隔离病房治疗十几天之后，基本稳定住了，也不发烧了，就转出到轻症隔离病房，做一些比较基本的治疗，渐渐状况稳定了，27号我就出院了。

现在觉得身体挺好的，就是瘦了点，住院的时候我150多斤，现在140斤出头。

我感觉我还是很幸运的。要是在武汉的话，我估计都治疗不上，按当时的标准，我只能算轻微，可能就让我回家了。但当时荆州只有我一个人，得到了充分的治疗。我很感激他们救了我一条命。

感染科主任刘昌华的口述

1月7号下午两点半，王平来了，正好是我的门诊。当时我关注了华南海鲜市场关闭的事情，就问了他几句。他说自己是从华南（海鲜市场）回来的，我当即就疏散了我们门诊的病人，通知医护

人员做好防护，并向院领导和医务科汇报，又把其他病人撤走，把他单独隔离。

我从事传染病治疗30年了。在医院里，感染科并不是最受重视的，医护人员待遇也不高。有很多同行改行，去做肝病或者其他治疗，但我一直在感染科，我有这个专业的敏感性。

4点10分左右，院领导组织了专家会诊，高度怀疑是这个病（新型冠状病毒肺炎），我们就在CT机下做经皮肺穿刺，排除了结核病和真菌，又做血检，检验科加班检查，一直做到晚上11点半。为了采样，还给他做了纤支镜肺泡灌洗，这个检查风险比较高，我们一般不会做，这次是冒着风险，也做了检查。

最后我们排除了其他病，认为是这个病，于是向市卫健委和市委汇报，市委向省委汇报，1月9号，省里就派了专家过来，也认为是这个病。这是荆州市首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，应该说我们反应还是很快的，在第一源头就把它掐住了。后来市里说，那天幸好是我的门诊，要换一个不是搞传染病的人，可能会造成这个病人到处走，情况就不一样了。

当时，武汉已经出现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，荆州也采取了一些措施，但是跟「非典」那时一样，一开始没有引起太大的重视。我们湖北在疫情信息公开化这一块，当时大家都觉得没有人传人，可防、可控、可治，有些误导在里面，大家都不怎么急。

但他的家属挺害怕的。他刚来我们医院的时候，有两个家属陪他一起就诊，我一说是这个病，他的家属就不见了，我再找家属也找不到了。



荆州胸科医院感染科早上交班，右二为刘昌华

开始一周，他的病情在不断加重。这个病毒性肺炎没有特效药，它有一个发展过程，到顶峰就只能靠他自己扛。一度他出现了严重的呼吸衰竭，在不给氧的情况下氧分压只有30。通常我们正常人是80，低于60就是呼吸衰竭，他还不到40，那是要死人的。

我们就给他面罩供氧，调节氧流量，同时输免疫球蛋白，这个是增强抵抗力的，相当贵，15克一支600块钱，每天要输6支。他不知道我们吊的是多么金贵的东西。他当时没办住院手续，也没交钱，我们也没有考虑费用的问题，除了免疫球蛋白，抗病毒、抗细菌真菌的药，还有激素，全方位都给他用上了。还成立了专班，三个护士八个小时一班轮班倒，对他进行特护。他在隔离病房里面，所有的吃喝拉撒都是护士在照顾。最终治疗费用可能有20多万。

到1月15号，他的病情就逐步缓解，状况稳定下来了。他是幸运的，没有什么基础疾病，扛过来了。现在有这么多的死亡病例，大部分都是基础疾病的。

也是那一天，我们医院接收了第二个病例，从那之后，人越来越多。我们感染科加我一共4个大夫、11个护士，15个人连轴转，其他科室的人也来支援。医院领导给我们下了命令：只要怀疑是新型冠状病毒的，病人不挂号，不交费，直接住院，无条件。

最开始荆州的定点医院就我们一家，因为我们胸科医院，在治疗肺病、呼吸道疾病方面有专长，其他医院只要怀疑的随时会转到我们这儿来，我们有几个专家一起看，往往晚上10点或者11点钟还在会诊，如果一致觉得这个病人疑似，马上报市里疾控中心，采样送疾控中心确诊，做核酸检测最少需要8个小时的时间。我侧面了解到，确诊一个病人的成本也很高，检查成本大概几千多。确诊之后，我们要在两小时内把「疑似」改成「确诊」，上报国家疾控网，计入现在公布的确诊人数。确诊之后我们要马上收治，最高的一晚上收了六七个，我们医院的隔离床位最多收治65个病人，后来收不下了，荆州其他医院也开始收治病人。

那时王平的状况已经很稳定了，我们就把他转移到了另一个病区，做一些基本治疗。后来又给他做了两次核酸检测，都是阴性，加上他的大多数症状已经没有了，符合国家的出院标准，26号，我们就通知他出院。

27号早上，离开的时候，王平跟他的管床医生说，虽然你穿着防护服，我不认识你，但你一讲话，声音一听我知道是你了。护理他的三个护士，他一看，说我知道你，我知道你，特别感谢你。

医院里还有一个确诊病人，住院一段时间了，状况不太好，自己也很灰心，但现在王平出院了，我们荆州第一个确诊病人出院了，给他很大信心，他也正在认真配合我们的治疗，估计7到10天之后，他会成为我们第二例出院的确诊病人。



荆州市胸科医院感染科医护人员

（王平为化名。本文封面及文中所有图片由荆州市胸科医院供图。）

